

管窺台灣的醫學文學

試論楊逵的「無醫村」

陳勝崑

生、老、病、死爲人生四大悲劇，亦是醫學與文學所共同努力研究的對象，千年以來醫學與文學息息相關——醫學的內涵擴展了文學的角度，文學的描述刺激了醫學的進步，二者都是人類文明的主要基石，醫生兼作家都德（Leon Daudet）說：「引導著觀念、思想改進演化的兩個要素，一個是文學，另一個爲醫學。」很能說明醫學與文學在人類進化中所扮的角色。



這一位猶穿着木屐的文壇老兵
正對着磐石
腳卻暴露於陽光之下
那樹蔭下的凝眸
不知在神思什麼

（一）楊逵創作「無醫村」的背景

楊逵是台灣早期的文藝作家，生於民國前六年，從小就對小說十分有興趣，尤喜愛帝俄和法國大革命時的翻譯作品，民國十三年負笈至日本，在日本時，他哥哥來信，要他放棄文學改讀醫學，可是他意志堅決不爲所動，因當醫生不是他興趣所在，於是他以工讀完成學業，做了不少雜事如送報伙、建房屋小工、電桿工人……等，這些工作都加深了他日後文學作品的廣度與深度，民國十六年返台參加農民運動及文化運動，被捕入獄，後回到台中創辦「台灣新文學」由於編審工作賴於其一人身上，故十分緊張工作，新文學被禁後，對心身皆爲一重大之打擊，故得病，開始咯血，後知爲肺病，病中創作了「無醫村」這篇大作。本文一九四二年以日文發表於「台灣文學」，民國三十七年中文發表於台灣新生報副刊，後收於單行本「鵝媽媽出嫁」。

(二)「無醫村」內的醫學知識

楊達爲一受過教育之知識分子，曾留學日本，又與醫生出身的作家賴和、吳新榮……等相往來，對於現代醫學必有一番深切的認識，故以「無醫村」以第一人稱寫醫生時是那麼自然與調和。

「無醫村」一文中暴露楊達深厚的醫學修養有三：

一、「預防疫」的重要：

醫學的第一要義爲「預防」，文中主角揶揄自己爲「清高的預防疫」，不幸社會並不重視「預防疫」，主角的病人數目自然比不上同街那些診療醫，於是有多餘的時間陪著蚊蟲來寫詩。

二、民間藥草濫用的可怕：

「無醫村」中描述民間小孩生病，請不起醫生，於是隨便採些樹根、藥草，結果愈醫愈糟：

「現在我開始知道民間治療法是瀉肚就給止瀉，發燒就給退熱，肚子痛就用銅錢沾水來擦脊梁以麻痺神經。

我曾看見小孩子們玩火。火引著壁上的枯草時，小孩子們便用草啦、甘蔗葉啦來掩蔽它，這是倒使火勢愈猛，終於把整個屋子燒成灰燼。小孩子們這種滅火的心理正和這老婆子用草囉、樹根囉，給他兒子吃，想要治好他的病體的道理一樣。用心雖是很真摯，但這種無知的行爲，實在太可憐了。」

楊達認爲人民醫學水準太低，乃是國家和醫生的責任：「國家把人民的寶貴身體放在此種狀態而不顧是對的嗎？不，我們醫師也是有責任的，我們不能只以爲醫師是一種職業，職業便是生意，生意就是要賺錢。我們不應該忽略了崇高的醫德。然而實際的問題，我們又會顧到什麼呢？」

我以爲：需要把所有的民間藥集中起來，而加以分析，究明其中的成份，然後才集大成地詳加註明其適應症與使用方法，必要時也得實地去指導。因爲同一症狀，常有病源之不同，這豈是我們的力量所做得到的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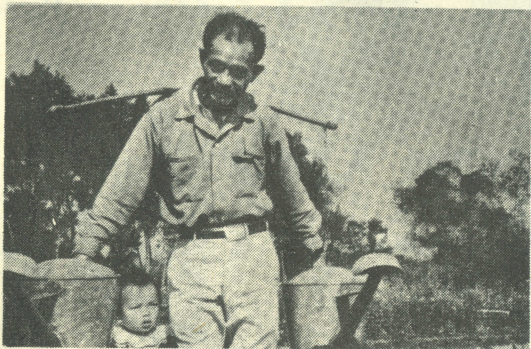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楊達的理想在用科學的方法以研究民間藥草，使其不再危害人命，而可治病——因爲藥與毒是一物的兩面。似乎我們隱隱可以回憶起——北京協和醫學院陳克恢研究「麻黃素」這種民間藥草，名震中外，造福人群。

三、公醫制度的偉大構想：

「無醫村」中雖沒有明顯地指出公醫制度，全民保險的理想，但讀者看完全文後，不知不覺地被引入一種幻境——如何解決「無醫村」，當然公醫制度是不二的法門，這是作者楊達的伏筆高明之處。

公醫制度就是人民繳少數的金錢做保險金，政府補貼大部分，若全民中任何人生病，皆可免費看病，醫生的薪水由政府支付。如此全民皆有「免於生病的自由」——所以全民保險，公醫制度是一種醫學的烏托邦、大同社會。但這要在全國的經濟水準到達一定程度才有能力實施。日據時代的台灣經濟自然不能提供這制度的實現，楊達與千萬同胞一樣盼望這理想制度的早日到來，使醫學不是少數人的「御用品」。

園丁生活



指導後進

